

# “体假设”及“了”“着”的二语习得

杨素英

香港浸会大学英国语言文学系

**提要** 在时-体标记习得研究中,有一些广泛存在的倾向,即:习得者往往将简单过去时(包含完成体)标记的使用仅限于终结性情状,而非完成标记的使用仅限于非终结性情状。在许多语言中,这种有限制的使用导致标注不足。学者们把这些普遍存在的倾向总结为“体假设”。本研究使用语料库对母语为英语的留学生习得汉语体标记“了”和“着”的情况进行了全面考察。研究表明,用来解释“体假设”的普遍原则(Shirai & Andersen (1995)的“原型假设”和 Bybee(1985)的“相关原则”)在汉语中有直接的表现,正好吻合了习得者的普遍倾向,因此有利于汉语体标记的习得。标注不足现象不严重,反而有一些过度标注的现象。在此基础上,我们对“体假设”提出修改建议,使之更具普遍性。

**关键词** 体标记 体假设 情状类型 原型假设 相关原则

## 一 引言

在四维空间里,时间是非常重要的—维。无论在哲学讨论中还是物理学研究中,时间都是永恒的主题。在语言使用中,我们也常常需要对状态/事件作时间上的定位。时间定位的任务可由词汇方式完成,如“2015年”“今天”“第二天”等。但在许多语言中,这种时间定位早已语法化,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时态”,包括过去时、现在时和将来时。较之这种时间上的不同定位,描述某一事件在某一特定时间的不同状况(或完成、或进行、或持续)是更为基本的语义范畴(Bybee & Dahl, 1989),因此更易语法化,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体”,基本的两类为:完成和非完成(perfective and imperfective)。根据 Bybee(1985)和 Dahl(1985)对数十种语言的研究,过去时(past)和完成体(perfective)通常都是从完成时(perfect)发展而来。完成时描述某一事件与某一参照时间的相关性。在某些语言中,完成时逐渐发展成单纯过去时,如德国南部方言;而在另一些语言中,完成时逐渐发展成“过去时+完成体”(perfective past),如法语口语(见 Bybee & Dahl, 1989: 74)。更为有趣的是,在汉语中同一个表示完成的词“了”逐渐发展为“了<sub>1</sub>”,主要表达某一事件的完成,也就是完成体,和具有完成时(perfect)功能的句尾“了<sub>2</sub>”,主要表达与说话时间相关的事件和变化(见 Bybee & Dahl, 1989: 75)。虽然时态基本有三分(过去、现在和将来),体基本有两分(完成和非完成),因此时态和体可以有六种不同结合,但实际上,Bybee(1985)和 Dahl(1985)发现,大多数语言只有三种区分:1)过去完成(past perfective); 2)过去非完成(past imperfective); 以及 3)现在非完成(non-past im-

perfective)。也就是说,在语法上,完成体通常与过去时捆绑在一起,如英语中的简单过去时后缀表达的就是“过去时+完成体”(Mary typed a letter)。而进行体则分别有“过去时+进行体”(Mary was typing a letter)和“现在时+进行体”(Mary is typing a letter)。还有一些语言(如汉语)在语法上着重区分不同的体,却不区分不同的时间定位。汉语的完成体标记“了”主要标注事件的完成,但大多用于描述过去的事件。而非完成的进行体“在”和持续体“着”则既用于描述过去事件/状态,也用于描述现在事件/状态。

因为紧密的相关意义而在语法化过程中常常捆绑在一起的所谓“时-体”系统历来就是语言学家研究的重点,也是语言习得的重点。上世纪70年代,研究一语时-体标记习得的学者发现,时-体标记的使用与动词的情状特征如动态、终结、瞬时等有密切的联系(Antinucci & Miller, 1976; Bloom et al., 1980),这些情状特征被称为“词汇体”(lexical aspect)或是“情状体”(situation aspect)。Vendler (1967)把情状分成了四类:状态、活动、终结和达成。在初级阶段,一语习得者往往把简单过去时(包含完成体)标记的使用仅限于终结性的情状,也就是说,过去发生或存在的非终结性的事件或状态得不到正确的标示(标注不足)。在有非完成体标记的语言里,习得者将非完成标记的使用仅限于非终结性情状,非完成的终结性情状也因此得不到正确的标示(标注不足)。相同的情况也出现在二语习得者使用的中介语中(Kumpf, 1984; Andersen, 1986、1989、1990; Flashner, 1989; Robison, 1990; Bardovi-Harlig, 1992、1994; Bardovi-Harlig & Reynolds, 1995; Shirai & Andersen, 1995; Bardovi-Harlig & Bergström, 1996等)。这些被广泛观察到的现象最先被称为“时态缺陷假设”(Defective Tense Hypothesis, Weist et al., 1984),后来又被称为“体优先假设”(Primacy of Aspect Hypothesis, Andersen, 1989; Robison, 1990)或者“体假设”(Aspect Hypothesis, Andersen & Shirai, 1994; Robison, 1995; Shirai & Kurono, 1998)。“时态缺陷假设”将时-体标记的使用不足归结于“小孩认知能力不足以理解过去的事件或状态”(a cognitive inability of a young child to conceive of a notion of 'past event or situation', Andersen & Shirai, 1996:560),而“体假设”则是说“习得者主要使用动词后缀来表示动词情状体的区别而不是时间的区别”(learners primarily use verbal morphology to mark lexical aspectual distinction rather than temporal distinction, Anderson, 2002:79)。Andersen & Shirai (1996: 533)把“体假设”总结为以下四个模式:<sup>①</sup>

- I. [习得者]最初将过去时态(比如英语)或完成标记(比如汉语、西班牙语等)用于终结和达成情状中,后来才将这些标记的使用扩展到活动情状,以及更后来到状态情状中。(…)<sup>②</sup>
- II. 在区分完成和非完成体的语言中,以动词形态表示的非完成过去时(比如在罗曼语中)比完成过去时更晚习得,而且非完成过去时最先出现在状态和活动情状上,后期才扩展到终结和达成情状中。
- III. 在有进行体标记的语言中,进行体标记首先出现在活动情状中,然后扩展到终结和达成情状中。

① “体假设”的四个模式以及文中引用的英文原文均由本文作者翻译。

② “(…)”是 Andersen (2002)原文中就有的。

#### IV. 进行体标记不会被错误地扩展到状态情状中去。

上述四个模式仅是描述现象,对于这些现象,不同的学者又提出不同的理论解释。Bickerton (1981) 的“生物程序假设”(Bioprogram Hypothesis)提出,某些语言特征,如状态和过程的区别,瞬时和非瞬时的区别等,是人类生物程序的一部分,因而在动词形态习得的初期,习得者倾向于用不同动词形态来标注这些分别。Bybee 则强调相关对应性,认为“语义高度相关的成分极易捆绑在一起”(Bybee, 1985: 15)。用 Andersen (1991: 319) 的话来说就是:“如果一个词缀的意义和一个词意义直接相关,则此词缀会更自然地附着在这个词上”。Slobin (1985: 1255) 将 Bybee 的观点称为“相关原则”。在应用“相关原则”来解释动词形态习得时,Andersen (1991: 319) 解释说:“过去时标记从瞬时效事件向终结事件,然后向动态事件,最后向所有情状逐渐扩展的方向实际是词缀意义和动词意义的相关性逐渐减弱的方向”。Andersen (1993) 提出的“配合原则”(Congruence Principle)和 Bybee 的“相关原则”异曲同工:“习得者倾向使用和动词意义相近的时-体形态标记”。另外,Andersen & Shirai (1994) 还提出了“分布不均假设”(distributional bias hypothesis),认为在正常的成人语言中,过去完成时更多出现在终结和达成情状中,而较少出现在活动和状态情状中,作为语言输入,这种分配不均必然会影响习得者的习得顺序。为了解释“体假设”和“分布不均假设”的现象,Shirai & Andersen (1995) 又使用了哲学和认知领域的“原型”(prototype)概念。依据“原型”理论,每一个类别都有“原型”成员(即中心或者典型成员)和边缘成员。完成体与终结情状的联系属于“原型”联系,而完成体与非终结体的联系为边缘联系。“原型假设”中的原型/边缘之分基本上和“相关原则”中相关性强弱之分是一致的。“分布不均假设”实际上把“体假设”所描述的现象归因于后天语言输入的不平均,与 Bickerton (1981) 先天“生物程序假设”完全不同。到底是先天程序还是后天语言输入造成“体假设”中所描述的现象到现在仍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Shirai, 2014)。

“体假设”在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成为很多研究的中心,而且被广泛认可。但是,这并不等于说我们就要无条件地接受“体假设”,因为正如 Bardovi-Harlig (1999: 369) 指出的那样:“总的来说,我们关于非印欧语系语言习得的知识还很缺乏”。以往大多时-体习得研究中的目标语和母语都是欧洲的语言,也就是类型一致或相似的语言。只有很少的一些研究涉及非欧洲语言的习得者(Giacalone Ramat & Banfi, 1990; Bayley, 1994; Bardovi-Harlig & Reynolds, 1995; Bardovi-Harlig, 1998; Li & Bowerman, 1998; Chen & Shirai, 2010)。而对于非欧洲语言的时-体二语习得研究就更少了。在这些为数很少的研究中,大部分的目标语是日语或韩语(Shirai, 1995; Shirai & Kurono, 1998; Sugaya & Shirai 2007; Kim, 2012)。日语和韩语虽然和欧洲语言不属同一语系,但它们和汉语也分属不同语系。更值得一提的是,日语和韩语都有时态,而汉语没有。在涉及非欧洲语言的研究中,只有为数很少的(Shirai, 1995; Shirai & Kurono, 1998; Fan, 2005; Kim, 2012)着重探讨了语言类型的不同对“体假设”的影响。其他的要么重点不同,要么将不同类型母语的习得者混在一起考察。比如说,Bayley (1994) 的研究包括了 20 位学英语的中国学生,但是他重点考察不同因素对时-体标记使用的影 响。Bardovi-Harlig & Reynolds (1995) 的研究也包含了母语为非欧洲语言的习得者,但是他们的研究并没有将这些习得者和其他以欧洲语为母语的习得者分开考察,所以没法观察到不同类型语言对于“体假设”的影响。Fan (2005) 考察了汉语和法语时-体标记的二

语习得,而且考虑了语言类型不同的影响。可是由于某些实际情况的限制,她的研究方法产生一些不尽如人意的结果。比如说,她仅有的20个汉语习得者中近一半(9个)来自中国移民家庭。再比如说,她考察的作文语料的总量比较小,而且只包括了含体标记的例子和需要体标记而体标记没出现的例子,其结果就是得不到二语习得者使用体标记的整体情况。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作文中挑出来考察的状态情状就只有三个,两个正确使用“了”,一个该用“了”没用,于是产生在状态情状中“了”66.6% 正确使用,33.3% 使用不足的数据。她自己也意识到这种百分比没有什么意义。杨素英、黄月圆、孙德金(1999)使用了语料库,考察的语料量也比较大,但他们也是只考察了包含体标记的句子。重心不在“体假设”的研究也有一些,尤其是偏误分析较多。根据陆方喆(2013)的综述,他能搜索到的32篇汉语体标记习得的研究中,15篇主要采用了偏误分析的方法。在这些偏误分析中,不仅有错用的分析,还有泛用的分析,但大多停留在对具体例句的分析上。还有一些学者考察体标记的习得过程或者习得顺序,如孙德坤(1993)、Wen(1995、1997)、赵立江(1997)、Teng(1999)等。

以往研究的不足使我们迫切需要对非欧洲语言时-体习得作更多考察。本研究使用语料库全面考察了英语为母语学生习得汉语主要体标记“了”和“着”的情况,通过考察,我们主要回答下面两个问题:1)汉语体标记使用的特殊现象如何影响体标记的普遍习得倾向?2)“体假设”以及背后的理论或原则是否可以解释汉语体标记的习得现象?在探讨这两个问题的过程中,本研究不仅让我们对汉语体标记习得现象有更多的了解,而且让我们对语言的特殊性和普遍性的关系有进一步的认识。

## 二 汉语体系统的特点

汉语没有时态标记,但是有很丰富的体系统(Li & Thompson, 1981),有数个意义和功用不同的体标记。与大部分印欧语言中的时体标记不同,汉语体标记在语法上并不是必须使用的,它们的出现受到一系列因素的影响,因此在意义和功用上都显得难以捉摸。语言学家甚至对体标记数目和用法都有不同的看法。但是“了”“在”“着”和“过”作为主要的体标记是没有疑义的。这四个体标记中,“了”和“着”不仅使用频率较“在”和“过”高(杨素英(将刊)),而且使用条件比“在”和“过”复杂,因此,这次研究把“了”和“着”作为考察目标。下面简单总结一下这两个体标记的特征。

### 2.1 “了”的分布

“了”是典型完成体标记,其功用主要是标示事件的完成,可以是过去也可以是将来完成的事件,但更多用来表现过去完成的事件,因此有可能被二语习得者误认为简单过去时(包含完成体)(赵世开、沈家煊,1984)。但“了”的使用和英语中的简单过去时大不相同,英语中简单过去时可以用在任何一个动词上,而“了”的出现受到动词情状类型、句子类型和语篇结构等数个因素的影响。

最受瞩目的就是“了”极少出现在活动和状态动词后,表状态变化的情状虽包含状态词,但呈现的已不是简单状态,而是由状态衍生出来表现变化因此包含终结点的情状。(Li & Thompson, 1981; 陆俭明,1986; Yang, 1995、2011; Wu, 2005; Tsai, 2008)。“了”的出现需要一个终结点,这个终结点可以是动词情状本身的自然终结点,也可以是由时间状语、动词重复或某种结果补语提供的终结点。这就是为什么“了”与终结和达成情状通常可以直接结

合,如“他们赢了一场球”(达成)、“小娟吃了一个苹果”(终结),而出现在活动或状态情状中时,则需要某一个限制时间或者频率的成分来添加终结点,否则句子就显得不完整,如“玛丽敲了三下门”(频率)、“他在公园里走了走”(动词重复表示较短暂的事件)、“她爱宝玉爱了三年”(时间段)。这些句子中的限制成分实际上是将本来开放的事件或者状态打包变成封闭事件或状态(Comrie, 1976; Jackendoff, 1991; Depraetere, 1995; Yang, 1995, 2011; Depraetere & Reed, 2000),使它们能和完成体“了”的意义相匹配。

“了”在活动 and 状态情状中有条件的使用也得到语料库研究的证实。比如在 Xiao & McEney 的研究中,在 1138 个带“了”的句子中,89.4% 包含自然终结点或是由限制成分提供的终结点(Xiao & McEney, 2004: 104—105)。根据我们多年的研究,这个百分比应该还要高一些,因为有一些明显包含自然终结点的情状被他们当成无终结点的情状<sup>③</sup>。另外,杨素英(将刊)的语料库研究显示,只有 0.7% 的状态动词带“了”,而且都是表现状态变化的特殊情况。活动动词中,只有 5.9% 带“了”,而且都有某种终结点。而终结动词和达成动词则分别有 8.8% 和 15% 带“了”。

除了动词情状类型的限制外,“了”的出现还受到其他因素的制约。比如说,它极少出现在定语从句中(比较:“玛丽昨天买了一本书”和“昨天买书的人”),也不出现在“……时”这类时间状语从句中(“他到”了北京时,……),也极少出现在带宾语从句的主句中(“他说”了你可以主持这个会议”。

另外,音韵也会影响“了”的使用与否(冯胜利,1997)。比如说,双音节的达成动词通常就不需要“了”,而与它们相对应的单音节动词就需要(比较:“他跑进房间”和“他进了房间”)。

除了以上的限制以外,语篇的进展也影响“了”的分布。正如 Van den Berg & Wu (2006) 所观察到的,有时上下文中事件的进展很清楚,因此“了”可以出现,也可以不出现,有时“了”的出现反而会影 响故事的流畅。Li(1989)曾对“了”可有可无的情况作过详细讨论。Hickmann et al. (1998) 的句子也很能说明问题:“马来到(了)栏杆前边,跳(了)过去就摔了下来”,括弧里的两个“了”最好不用,而最后一个“了”就需要使用。

## 2.2 “着”的分布

“着”是非完成标记,但是与俄语中的非完成体不同,与英语中的进行体也不相同。俄语中的非完成体为所有动词情状提供一个部分的、不完整的视角(Smith, 1997: 231),而英语中的进行体则强调过程的进行,所以通常出现在具有持续性的动态情状中,如活动和终结,但是极少出现在状态(静止无过程)和达成情状中(虽动态但无过程)(Vendler, 1967; Carlson, 1977; Smith, 1997)。④ 在汉语中,“着”主要的功用是提供一个静态的视角,因此通常出现在同质、较易状态化的情状中。终结情状为渐进并引致结果的事件,因此一般不能和“着”

<sup>③</sup> 如该书 103 页的 (17a) 和 (17b) 表现状态变化,所以应该被看作 Smith (1994) 所说的衍生[+终结]情状。尽管这种情状中的动词是状态,但当状态词表示状态变化时就不再是真正的状态。同一页上的 (17c) 包含了一个频率状语,因此有添加终结点。

<sup>④</sup> 英语中用进行时标注的状态和达成情状属于特殊情况,前者强调状态的短暂持续,而后者强调结果达成的初级阶段。

同现。达成强调结果的实现,更难以状态化,因此也不和“着”同现(\*他们盖着一座房子(终结),\*他们赢着一场比赛(达成))(Yang, 1995)。<sup>⑤</sup>当然,用于存在句中的终结动词不在此列(“墙上挂着一幅画”),因为存在句属于由终结词衍生出来的状态。

状态和活动都是匀质的,照理说都可以带“着”,但状态已经是静止的,所以并不需要“着”,只有在强调某一状态在某一时间段真实存在时才用“着”。因此,阶段性状态(如“饿”)比恒定性状态(如“聪明”)更易与“着”同现(Smith, 1994)。“着”更多出现在活动状态中,尤其是表现伴随动作的活动情状。Xiao & McEnery (2004: 188)的语料也显示,“着”最经常出现在活动情状(55.46%)和阶段性状态(26.89%)中,偶尔出现在恒定性状态中(15.13%),但极少出现在终结情状中(1.68%),完全不出现在达成情状中。

### 2.3 小结

汉语跟大多数印欧语言不同,体标记的使用受到多种限制。当我们把这些限制跟“体假设”描述的习得初期倾向相比较,就会发现许多契合之处:1)完成体“了”主要出现在有终结点的情状上的现象和“体假设”第一条所描述的习得初期完成体仅出现在有终结点的情状中的现象一致;2)汉语“着”主要出现在活动和部分状态情状中的现象与“体假设”第二条所描述的“非完成过去时最先出现在状态动词和活动情状中”的现象基本一致。如上所述,“体假设”主要是建立在欧洲语言习得的基础上,但是此假设也有普遍理论的支持,汉语与欧洲语言的类型不同正好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契机来考察“体假设”及其背后理论或原则的普遍性。这就是本研究的初衷。

## 三 研究方法

### 3.1 语料

本文研究的语料出自北京语言大学的“汉语中介语语料库”。语料库包含不同母语背景以及不同习得水平的二语习得者写的不同题目的文章。尽管建立语料库的学者们尽量让语料库具有代表性,但由于课程设置和语言能力的关系,初级习得者较少写作,因此语料库中初级习得者语料较少。(参见储诚志、陈小荷(1993)关于此语料库的描述)

北京语言大学提供汉语四年(八个学期)课程。语料库使用学期1-8来划分等级。完成一学期学习的为一级,完成两学期学习的为二级,依此类推。我们此次研究将一、二级合并为初级,三、四级合并为中低,五、六级合并为中高,七、八级合并为高级。

原北京语言大学的陈小荷教授协助我们从语料库中抽出了80篇叙述文作为语料,原来的八个等级每级10篇,等于我们的四个等级每级20篇。选取叙述文的原因是体标记在叙述中出现较多。所有作者的母语都是英语。初审这些语料时,我们发现一些作者有两篇文章被选取,还有一些文章叙述少于评论和描写,因此把这些文章剔了出去。最后每级剩下15篇供深入考察。

表1是选取语料的基本情况。

<sup>⑤</sup> 汉语中的终结情状可以出现在“着……呢”结构中(他们吃着饭呢),强调参与者正忙于某一事件。对某些人来说,“着”可以出现在某些终结情状中,比如“他在写着信”,但是我们请教的大部分以汉语为母语的人都认为“他在写信”更顺口。

表 1 语料的基本情况

等级	篇目	总句数	总小句数	过去小句	现在/将来小句	每句平均字数
初级	15	217	323	194	129	17
中低	15	440	756	361	395	23
中高	15	383	765	466	299	25.6
高级	15	391	710	362	348	40
合计	60	1431	2554	1383	1171	N/A

### 3.2 语料标注

由于语料库中原有的标注不能配合此次研究的目的,我们对语料进行了再次标注,标注的项目包括:小句、小句的情状类型<sup>⑥</sup>、小句的时间点、“了”和“着”正确使用(应该出现并且出现了)、“了”和“着”多用的情况(不应该出现却出现了)、以及“了”和“着”少用的情况(应该出现却没有出现)。除了状态、活动、终结和达成四类情状外,带情态动词和否定词的小句另成一类,因为“了”和“着”不出现在这类句子里。<sup>⑦</sup> 上述标注由本文作者和研究助理分别完成。由于汉语体标记有需用、不需用、可用可不用的复杂情况,本文作者还邀请了两位没有语言学专业背景、母语为汉语的人对这些情况作判断。初步标记完成后,本文作者和研究助理又就标注不一致的情况进行讨论,或者征求其他汉语为母语的人的意见,直到达成一致。对某个体标记可用可不用的情况,我们尊重习得者自己的选择,用了算正确使用,不用也不算错误。标注和复查完成之后,我们使用电脑进行提取、统计和分析。

## 四 考察结果

### 4.1 总体情况

在讨论两个体标记使用的细节之前,我们先看看总的情况。

表 2 “了”和“着”的总体需要情况

	小句数	需要“了”	需要“着”	合计
现在/将来	1171	2 (0.17%)	12 (1%)	14
过去	1383	232 (17%)	36 (2%)	268
合计	2554	234 (9%)	48 (1.9%)	282 (11%)

跟英语和其他欧洲语言形成强烈对比的是,仅有很小比例的句子需要体标记(11%)。<sup>⑧</sup> 即使是叙述过去情况的小句,也只有 17% 需要完成体标记“了”,2% 需要“着”。

### 4.2 “了”以及句法、韵律和语篇结构

在考察“了”和情状类型的关系以前,我们先看句法、韵律和语篇对“了”使用的影响。

总共有 23 个多用“了”出现在句法不允许的位置上(初级:5; 中低:6; 中高:8; 高级:4), 5 个多用“了”违反了韵律需要(初级:1; 中低:1; 中高:2; 高级:1), 还有 7 个多用

⑥ 关于分类标准,参见杨素英、黄月圆、王勇(2009)及 Yang(2011)。

⑦ 不包含句末“了”。

⑧ 需要其他体标记的情况更少。

“了”影响了语篇的发展(初级1;中低:6)。由于句法、韵律和语篇对体标记使用影响不是本文重点,我们在此不作详细讨论。

#### 4.3 “了”和情状类型

由于在描述现在和将来的小句中,仅有2句需要“了”,多用和少用的情况也很少,所以下面的讨论集中在描述过去的小句上。先看看总体情况。

表3 “了”和情状类型关系概览

情状类型	数量*	需要“了”	正确提供“了”	多用	少用
状态	475	2 (0.4%)**	2 (100%)**	10	0
活动	195	28 (14%)	25 (89%)	9	3
终结	287	84 (30%)	75 (87%)	0	9
达成	305	118 (39%)	107 (90%)	0	11
情态和否定	121	0	0	2	0
总计	1383	232	209	21	23

注:\*数量=过去环境中某类情状类型的数量;\*\*某类情状中需要“了”的百分比;\*\*\*在需要“了”的情状中习得者正确提供“了”的百分比。

从表3我们可以看到下面几点:1)习得者为大部分需要“了”的小句正确提供了“了”;2)多用的情况多数出现在状态和活动情状中;3)少用的情况多数出现在终结和达成情状中,也少量出现在活动情状中。

总体来说,习得者在需要“了”的情况下使用“了”方面问题不太大,但多用和少用的情况也存在。为进一步了解“了”习得的发展情况,表4提供更多细节。

表4 情状类型及“了”在不同等级的使用

情状 等级	状态			活动			终结			达成			情态/否认		
	提供/需要	多用	少用	提供/需要	多用	少用	提供/需要	多用	少用	提供/需要	多用	少用	提供/需要	多用	少用
初级	0/0	1	0	7/9 (78%)	4	2	12/16 (75%)	0	4	14/19 (74%)	0	5	0/0	1	0
中低	1/1 (100%)	5	0	5/6 (83%)	1	1	13/17 (77%)	0	4	24/28 (86%)	0	4	0/0	1	0
中高	1/1 (100%)	2	0	5/5 (100%)	1	0	21/22 (96%)	0	1	41/43 (95%)	0	2	0/0	0	0
高级	0/0	2	0	8/8 (100%)	3	0	29/29 (100%)	0	0	28/28 (100%)	0	0	0/0	0	0
合计	2/2	10	0	25/28	9	3	75/84	0	9	107/118	0	11	0/0	2	0

注:需要=需要“了”的情况;提供=正确提供“了”。

表4主要显示下面的关系:1)“了”和状态情状。在所有状态小句中,只有2句需要“了”,少用可能性极小,也没有在我们的语料中出现。而多用的问题就相对明显,而且一直延续到高级。2)“了”和活动。从低级到高级,正确提供需要“了”的比例逐渐提高(78% ⇒ 85%)



⇒100% ⇒100%)。多用和少用情况都存在,相对来说,多用情况一直延续到高级,而少用情况中高及以后就没有出现。3)“了”及有终结点情状。正确使用比率逐级提高。多用情况完全不存在,但少用情况延续到中高级。

#### 4.4 “着”和情状类型

和“了”相比,“着”出现的比例要低很多,2554个小句中(包括现在/将来和过去句),只有48个小句需要“着”。在这48句中,习得者正确提供了45个。只有3个少用情况。3个都是存在句,描述存在状态而不是状态变化,所以需要“着”,而习得者却错误地提供了“了”。

表5是“着”使用情况的总结。存在句在我们分析中属于状态的一种,即状态(b)。

表5 “着”和情状类型

等级	情状 “着”		状态(a)		状态(b) (存在)		活动		终结		达成		总计	
	正确使用	过度	正确使用	过度	正确使用	过度	正确使用	过度	正确使用	过度	正确使用	过度	正确使用	过度
初级	0	0	0	0	1	0	0	0	0	0	1	0		
中低	1	0	3	0	5	0	0	2	0	0	9	2		
中高	3	0	8	0	16	1	0	3	0	0	27	4		
高级	3	0	1	0	4	0	0	0	0	0	8	0		
总计	7	0	12	0	26	1	0	5	0	0	45	6		

表5显示:1)“着”大部分出现在活动情状中(45:26,58%);2)也有一部分“着”出现在状态中(45:7,16%)和存在句中(45:12,27%);3)多用的情况大部分出现在终结情状中(6:5,83%)。

## 五 讨论

### 5.1 状态和活动情状中少用情况极少

如前所述,在汉语自然使用中,“了”一般不出现在无终结点的状态和活动情状中,除非上下文或是一些限制手段为这些情状提供了终结点。语料也证实了这一点。在475个状态中,只有2个(0.4%)需要“了”;在195个活动情状中,只有28个(14%)需要“了”。在这种情况下,少用的可能性不大。而多用的情况反而严重些:状态中有10个,活动中有9个。<sup>⑨</sup>

在230个习得者使用的“了”中(包括正确使用和多用),只有12个用于状态,正确使用2个,多用10个。正确使用的2例都是状态动词加持续时间补语(补充时间终结点),如:

(1) 她在国外住了几年,也会说一点英文。(W10073)<sup>⑩</sup>

而多用的情况全是缺乏终结点。如:

(2) \*我曾经在中国饭店工作过,在饭店从事了管理业务。(P04071)

尽管例(2)描述过去情况,“了”不能和“从事”同用,因为这个小句没有终结点,而且在这

<sup>⑨</sup> 我们此次研究的结果也和我们以前关于过度使用和使用不足的初步观察一致(见杨素英、黄月圆、孙德金(1999)和杨素英、黄月圆、曹秀玲(2000))。

<sup>⑩</sup> 例句后的编号是原语料库的作者编号。

里也不表示状态变化。多用的情况并不严重,但却一直持续到高级,说明这种错误较顽固。

在34个带“了”的活动情状中,有9个多用例子。和状态一样,正确使用“了”的活动都有上下文或者时量补语提供的终结点:

(3) 我们休息了两个半小时。(Z07059)

多用“了”的活动都是没有任何终结点:

(4) \*我们玩儿了很高兴了。(Z07059)

多用的情况说明,习得者对“了”需要终结点的要求不是十分了解。

我们语料中包括“了”的终结和达成情状数量较多,而这两种情状中多用的情况比较少。与状态和活动不同的是,这些多用的情况通常是和句法、韵律、语篇有关,而和“了”需要终结点的要求没有关系。下面是正确使用“了”的例子:

(5) 特别在火车上,我交了一个朋友。(终结)(W08040)

(6) 我发现了中国的特点。(达成)(W11059)

大多数“了”出现在终结和达成情状中,而只有少量“了”出现在活动和状态情状中。这个模式正好和“体假设”描述的习得初期模式I一致。在英语和其他欧洲语言的习得过程中,这种初期模式造成时-体标记使用的严重不足,然而在汉语习得过程中,大部分的错误却正好相反,不是少用,而是多用。换句话说就是,“体假设”原本描述的是需要在习得后期逐渐克服的少用错误,而这种少用错误却在汉语习得过程中基本不出现,因为在自然语言使用中,汉语的完成体标记“了”本身就基本不出现在状态和活动情状中。而汉语的二语习得者由于自己母语的影响,甚至表现出多用“了”的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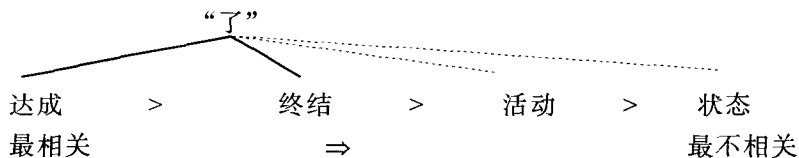
## 5.2 “了”和“相关原则”

“了”在自然使用中的情况实际上反映了语法标记使用上的一个自然倾向,即 Bybee (1985)的“相关原则”,在动词形态上表现为:“黏着性语法标记更容易和一个词义和其自身意义相关的词结合”(Andersen, 1991:3)。时-体后缀或是标记是加在动词上的,而动词由于它们内在的语义特征的不同(如[±终结点]、[±瞬时]、[±动态]等)而分为四类(Smith, 1997)。正如 Andersen (1991) 指出的那样,这些内在特征与时-体后缀或标记使用之间有密切的关系。

完成体标记“了”提供一个情状的完整视角,所以和[+终结点]、[+瞬时]的情状最相关,因为[+终结点]和[+瞬时]的情状也就是达成情状,如“赢”“到达”等,一旦发生即终结,最容易用完整的视角表现。下一个与完整视角相关性高的就是终结情状,虽然具有持续性,但具有内在终结点,只要这些终结点得以实现,就可以用完整视角表现(比如“写了一封信”“吃了一个苹果”等)。活动不具内在终结点,所以较难用完整视角来表现。但由于活动具有动态性,不可能永远进行下去,结束时会有一个时间上的、外在的终结点,也就是 Smith (1997)说的“任意时间终结点”。每当有了这么一个终结点,活动情状也可以用完整视角表现。在不同语言实际应用中,这个终结点可以由不同语言手段提供,如时态、时量补语(“一会儿”“两个小时”)、动量补语(“一下”“一脚”)以及汉语中特有的动词重复(“走一走”“敲敲”)等等。状态常常不需要能量就可以持续,所以与完成体的意义最不相关,除非出于某种原因而状态有所转变。也只有在状态转变的关节点,完成体可以表现转变的完成。而表现状态转变的情状实际上已经不再是真正意义上的状态。如果我们用最相关到最不相关的连

续统来图示完成体与四类情状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得到(7)。“了”的无标出现仅限于意义具有密切相关性的两类情状中,用实线表示;而虚线则表示“了”在活动 and 状态中的出现属于有标的,有条件的用法,因此需要额外的条件(提供终结点的某种限制成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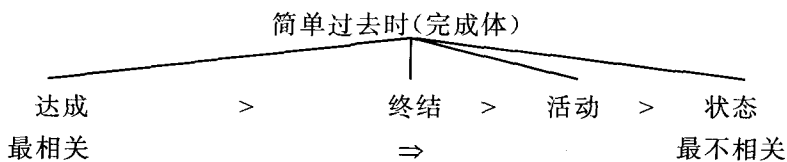
### (7) 汉语完成体标记“了”的分布



活动和状态只能通过由上下文或是某种限制成分才能和完成体具有相关性。而只能在具有相关性以后,“了”才能扩展使用在活动和状态中。

“了”在自然使用中的分布似乎严格遵循了 Bybee(1985)的“相关原则”。假如 Bybee 的原则是具有普遍性的,那么其他语言也应该遵循这个原则。但是正如我们说过的,英文中的简单过去时后缀,也就是完成体过去时后缀可以而且需要出现在所有动词上。这是否意味着英语中的完成体不要求终结点?如果真是这样,那么 Bybee 的“相关原则”又如何得以遵循?假如我们将带“了”的汉语句子和英文中带完成体过去时的句子相比较,我们就能看到一个明显的分别,那就是:英文简单过去时不仅表示完成,还明确将所标注的事件或状态放在过去,而“了”却没有把时间点明确放置在过去的功能。我们认为就是这个分别造成了“了”和英语简单过去时标记分布的不同。将时间点放置在过去的功能实际上是为被标注的事件或状态加上了一个终结点,如果被标注事件本身是有终结点的(终结和达成情状),这个终结点就与事件本身的终结点重合;如果被标注事件/状态本身没有终结点(状态和活动情状),那么过去时就提供了一个终结点,就像汉语中不同的句法和词汇手段所提供的终结点。我们认为这就是为什么英文中的简单过去时能和所有类型的动词共现的原因。

### (8) 英文简单过去时分布



也就是说,英文用另一种方式遵循“相关原则”。完成体过去时由于包括了终结点,所以不仅可能,而且需要用于不相关的情状类型,因为英文中时态标记是必须的。换句话说,就是在英语习得过程中,完成体过去时从最相关情状向最不相关情状的扩展是必须的。

现在,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汉语中“了”的分布和英语初级习得者对完成体过去时的有限使用(“体假设”的模式 I)实际上反映的是同一普遍原则,也就是 Bybee 的“相关原则”。在习得方面关键的不同是:“了”一般不扩展使用到不相关的情状中,除非有句法或词汇手段提供的终结点,而英语中完成体过去时却必须扩展使用到不相关的情状中。当这种扩展在一个语言中是必须的情况下,这个语言的习得者由于“相关原则”的束缚,会表现出在活动和状态情状中完成体过去时标记使用不足。但在汉语中,完成体向不相关情状(活动和状态)的扩展使用是非常态和有条件的,因此,习得者在活动和状态情状中完成体标记使用不足的机会不多。与此相反,他们母语的经验反而可能转移到汉语使用中来,引致完全不同类型的

错误,也就是在活动和状态情状中过度使用完成体标记。我们曾预测母语迁移将导致比较严重的过度使用,虽然我们的语料并不完全符合我们的预期,但我们确实是在活动和状态情状中发现了一定数量的过度使用“了”的情况。

简短来说,“体假设”的模式Ⅰ所描述的在活动和状态情状中完成体过去时标记使用不足的倾向正好契合汉语“了”对“相关原则”的直接表象化的遵守,因此在英语和其他印欧语言中需要被克服的倾向在汉语中反而是一个有利习得的倾向。

### 5.3 “着”在终结和达成情状中无使用不足

“着”是一个非完成体标记,但是它与英语中的进行时并无对应关系。在我们的语料中,2554个小句中只有48个需要“着”标记。而48个中超过一半的(54%)是活动,剩下的是状态,包括表存现的状态。没有一个终结或达成情状需要“着”标注,所以“着”在这些情状中不可能有使用不足的现象。

在习得者使用的51个“着”中,51%出现在活动情状中,38%出现在状态中(包括存在状态),还有9.8%出现在终结情状中。这种使用情况只是部分对应“体假设”的模式Ⅱ(即:非完成体最初出现在状态和活动中,然后扩展到终结和达成情状中)及模式Ⅲ(即:进行体首先出现在活动中,然后扩展到终结和达成中)。最大的不同在于:模式Ⅱ和Ⅲ预示了非完成体和进行体向终结和达成的扩展使用,但是在汉语中,这种扩展对“着”是不需要的。

例(9)是“着”正确使用于活动的例子,而例(10)则是“着”错误使用于终结的例子。

(9)小笼蒸包的笼屉向外面放着气。(W11056)

(10)\*我们从飞机上下着很高兴。(W0808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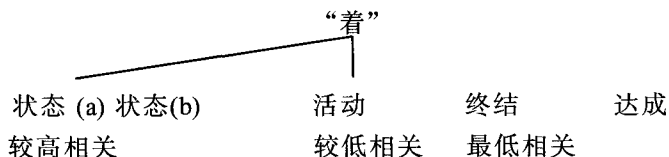
### 5.4 “着”以及“相关原则”

完成体提供一个情状的完整视角,因此要求所标记的事件或状态有终结点。但是非完成视角只聚焦事件或状态的某一部分,因此有无终结点并不影响非完成视角。也就是说,完成体有终结点存在的要求,而非完成体并没有终结点不存在的要求。俄语中非完成体可以和所有情状类型共现就是证明。

但是,没有终结点不存在的要求并不意味着所有的情状类型和非完成的意义具有同等的相关度。无终点和持续的情状(活动和状态)更易提供片断视角,所以和非完成体的基本意义更为相关。终结情状具有持续性,因此和非完成体的基本意义也具相关性,达成不具持续性,因此相关性最低。初期习得者将非完成体的使用限于状态和活动的倾向也是“相关原则”的直接反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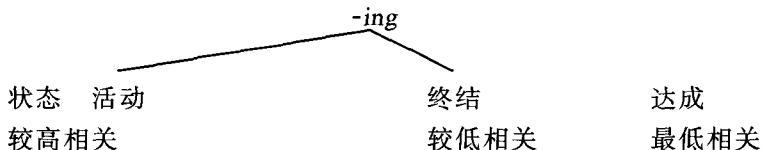
有意思的是,不同的非完成体标记以不同的方式遵循“相关原则”。俄语的非完成体单纯区分完整和部分视角,所以可以出现在所有情状中,尽管更多出现在状态、活动和终结中。汉语中的“着”仅限于出现在相关的情状中,也就是状态和活动中,因为“着”的主要功用是把一个片断作静态表达。

#### (11)汉语中“着”的自然分布



英语的进行体强调事件的正在进行,因此可以出现在所有具有持续性以及动态的情状中,也就是活动和终结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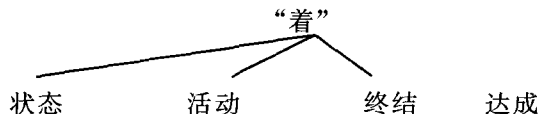
### (12) 英语中进行体的自然分布



对三种不同非完成体作比较后可以看出,“着”更严格地遵循“相关原则”。

我们的语料显示,习得者主要将“着”用于活动中,其次是用于状态中,也有少部分“着”出现在终结中。但是习得者完全没有将“着”扩展使用在达成情状中。

### (13) “着”在二语习得者语料中的分布



“着”在二语习得者语料中的分布只是部分与“着”的自然分布契合,因为有一些在终结中多用“着”的情况。这种多用当源自母语负迁移。除了在终结中多用“着”的情况外,“着”在习得者语料中的分布也部分契合“体假设”模式Ⅱ所描述的倾向,即:习得者倾向于将非完成体的使用限于状态和活动,以及部分契合模式Ⅲ所描述的倾向,即:习得者倾向于将进行体的使用限于活动。

“着”在汉语中的自然分布以及习得者习得初期把非完成体限于状态和活动、把进行体限于活动的倾向同样反映了 Bybee(1985)的“相关原则”。关键的不同是,“着”不需要扩展使用到不相关的情状中,而俄语的非完成体需要扩展使用到所有情状中,英语中的进行体需要扩展使用到终结情状中。<sup>⑩</sup>也就是说,在“相关原则”的限制下,俄语和英语的习得者有使用非完成体/进行体标记不足的倾向,但是使用不足的错误却很难在汉语习得中出现。

#### 5.5 “了”使用不足情况

如上所述,“了”的使用不足很难出现在状态和活动中。在我们的语料中,“了”使用不足的错误确实没有出现在状态中。在活动中,28个需要“了”的地方仅有3个没有出现。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所有需要“了”的活动都有附加终结点。如:

(14) 第二天弟弟起床的时候,姐姐向他讲了讲女朋友出的事。

我们这里看到的是汉语中很有意思的现象。当活动不含终结点时,“了”通常不能出现;而当活动中有附加终结点时,“了”的出现又常常成为必须。在例(14)中,动词重复给动词加了终结点,因此“了”必须出现。

需要“了”的终结和达成比例相对要高很多,分别为 30% (287 : 84) 和 39% (305 : 118),使用不足的情况分别只有 9 例和 11 例。语料显示,使用不足的错误并不严重。更重要的是,使用不足主要出现在终结和达成中,以及少量包含了附加终结点的活动中。与“体假设”模式Ⅰ描述的活动和状态中的使用不足情况完全不同。可以想见,使用不足也可能出现在

<sup>⑩</sup> 正如 Vendler (1967) 和其他许多学者指出的那样,英语中的进行体并不能自由使用于达成情状。

包含附加终结点的状态中,但是几率很小,因为与活动相比,状态更少会包含附加终结点。

## 六 总结

我们对于汉语体标记习得的考察产生了一些非常有意义的结果。这些结果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首先,我们的结果证明,不同的语言可能以不同的方式遵循一个普遍的自然规则,如 Bybee 的“相关原则”。或以直接显性的方式,或以间接隐性的方式。汉语中“了”的分布代表了前一种方式,而英语中完成过去时的分布则代表了后一种方式。这种方式的不同导致某些初期习得者的倾向(如“体假设”描述的倾向)在某些语言中是需要的,而在其他语言中则不需要。在不需要的语言中,习得者表现出对某些标记的使用不足,而在需要这些倾向的语言中,使用不足不成为问题,而且由于母语或其他因素的影响,我们可能发现过度使用某标记的情况。有鉴于此,我们提议将体假设中的模式 I 修改如下:

I'. 习得者初期仅将完成体或完成体过去时用于终结和达成情状上,后期才扩展使用到活动和状态上。扩展使用的前提是:这种扩展在目标语中是必须的。

在这里,我们加入了扩展的前提,即是说有的语言需要扩展,而有的语言不需要扩展。如此一来,这个模式就可以兼顾到不同的语言,更具有普遍性。

第二,我们也证明,不同语言具有不同的非完成体,表达不同的非完成意义,如简单的部分视角,强调进行的过程,提供静态视角等等。这些不同的非完成体意义以不同方式和“相关原则”相联系:1)俄语的非完成体只聚焦事件或状态的一部分,因此可以出现在所有相关或者不相关的情状中;2)英语的进行体聚焦过程,因此更适合活动和终结;3)汉语的“着”主要出现在活动和状态中,因为其主要功能是提供静态视角。在比较不同的非完成体时,我们发现,“着”更严密地遵循“相关原则”。这就是为什么习得者的初期倾向(将非完成体限于状态和活动,将进行体限于活动)在汉语中也是可取的倾向。有鉴于此,我们也在模式 II 和 III 后边添加了另一表述:

V. 在具有不同非完成体类别的语言中,某一种非完成体标记的基本意义可能让模式 II 和 III 描述的有限使用非完成体标记的倾向成为可取,因而这两个模式所预示的非完成体标记的后期扩展使用不会出现。

“体假设”仅仅涵盖了典型的时-体标记类型,因而只是一个概括性的假设。由于时-体的概念在不同的语言中经历不同的语法化过程(Bybee & Dahl, 1989),“体假设”针对不同的语言会有不同的变化也属正常。我们在这里所做出的改变至少让“体假设”更具普遍性。

本研究证实:汉语的“了”和“着”的分布严格遵循 Bybee(1985)的“相关原则”。由于习得者在习得初期遵循同样的原则,他们的习得倾向有助于他们习得“了”和“着”。尽管我们提出了对“体假设”的修改意见,但需要强调的是,我们的修改并没有动摇“体假设”的根基。我们只是指出,在习得者的倾向和目标语的自然分布模式相吻合时,不可取的倾向可能变为可取。实际上甚至可以说,我们的研究给予“体假设”进一步支持。首先,“了”和“着”的自然分布正好是“相关原则”的最好明证,而“相关原则”可以看成是“体假设”的理论基础。第二,我们的语料显示,习得者的确主要在终结和达成中使用“了”,以及主要在状态和活动中使用“着”。总而言之,本研究使我们对语言的特殊性以及理论的普遍性都有了进一步的理解。

## 参考文献

- 储诚志、陈小荷（1993）建立“汉语中介语语料库系统”的基本设想，《世界汉语教学》第3期。
- 冯胜利（1997）《汉语的韵律、词法与句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陆方喆（2013）汉语作为第二语言体标记习得研究综述，《海外华文教育》第4期。
- 陆俭明（1986）现代汉语里动词做谓语问题浅议，《语文论集》第二辑。
- 孙德坤（1993）外国学生现代汉语 le 的习得过程初步分析，《语言教学与研究》第2期。
- 杨素英（将刊）体标记在不同情状类型动词中的分布——基于语料库的研究，《当代语言学》。
- 杨素英、黄月圆、曹秀玲（2000）汉语体标记习得过程中的标注不足现象，《中文教师学会学报》第35期。
- 杨素英、黄月圆、孙德金（1999）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体标记习得，《中文教师学会学报》第34期。
- 杨素英、黄月圆、王勇（2009）动词情状分类及分类中的问题，《语言学论丛》第39辑，北京：商务印书馆。
- 赵立江（1997）学生“了”的习得过程考察与分析，《语言教学与研究》第2期。
- 赵世开、沈家煊（1984）汉语“了”字与英语相应的说法，《语言研究》第6期。
- Andersen, Roger W. (1986) The need for native language comparison data in interpreting second language data. Forum Lecture, TESOL Summer Institute, University of Hawaii.
- Andersen, Roger W. (1989) La adquisición de la morfología verbal [The acquisition of verb morphology]. *Linguística* 1: 90—142.
- Andersen, Roger W. (1990) Models, processes, principles and strategies: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inside and outside the classroom. In Bill VanPatter and James F. Lee (eds.),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45—78. Clevedon, UK: Multilingual Matters.
- Andersen, Roger W. (1991) Developmental sequences: The emergence of aspect marking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In Thom Huebner and Charles A. Ferguson (eds.), *Crosscurrent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and linguistic theories*, 305—324.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 Andersen, Roger W. (1993) Four operating principles and input distribution as explanations for underdeveloped and mature morphological systems. In Kenneth Hyltenstam and Åke Viborg (eds.), *Progression and regression in language*, 309—339.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Andersen, Roger W. (2002) The dimensions of ‘pastness’. In Rafael Salaberry and Yasuhiro Shirai (eds.), *The L2 acquisition of tense-aspect morphology*, 79—105.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 Andersen, Roger W. & Yasuhiro Shirai (1994) Discourse motivations for some cognitive acquisition principles. *Studi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16: 133—156.
- Andersen, Roger W. & Yasuhiro Shirai (1996) The primacy of aspect in first and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The pidgin-creole connection. In William C. Ritchie and Tej K. Bhatia (eds.), *Handbook of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527—570. San Diego, CA: Academic Press.
- Antinucci, F. & Ruth Miller (1976) How children talk about what happened. *Journal of Child Language* 3: 167—189.
- Bardovi-Harlig, Kathleen (1992) The relationship of form and meaning: A cross-sectional study of tense and aspect in the interlanguage of learners of 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 *Applied Psycholinguistics* 13: 253—278.
- Bardovi-Harlig, Kathleen (1994) Anecdote or evidence? Evaluating support for hypotheses concerning the development of tense and aspect. In Elaine E. Tarone, Susan M. Gass and Andrew D. Cohen (eds.), *Research methodology in second-language acquisition*, 41—60. New Jersey: Lawrence Erlbaum.
- Bardovi-Harlig, Kathleen (1998) Narrative structure and lexical aspect. *Studi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20: 471—508.
- Bardovi-Harlig, Kathleen (1999) From morpheme studies to temporal semantics. *Studi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21: 341—382.

- Bardovi-Harlig, Kathleen & Anna Bergström (1996) The acquisition of tense and aspect in SLA and FLL: A study of learner narratives in English (SL) and French (FL). *Canadian Modern Language Review* 52: 308–330.
- Bardovi-Harlig, Kathleen & Dudley W. Reynolds (1995) The role of lexical aspect in the acquisition of tense and aspect. *TESOL Quarterly* 29: 107–131.
- Bailey, Robert (1994) Interlanguage variation and the quantitative paradigm: Past tense marking in Chinese-English. In Elaine E. Tarone, Susan M. Gass and Andrew D. Cohen (eds.), *Research methodology in second-language acquisition*, 157–181. New Jersey: Lawrence Erlbaum.
- Bickerton, Derek (1981) *Roots of language*. Ann Arbor, MI: Raroma.
- Bloom, Lois, Karin Lifter & Jeremie Hafitz (1980) Semantics of verbs and development of verb inflection in child language. *Language* 56: 386–412.
- Bybee, Joan (1985) *Morphology: A study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meaning and form*.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 Bybee, Joan & Östen Dahl (1989) The creation of tense and aspect systems in the languages of the world. *Studies in Language* 13: 51–103.
- Carlson, Gregory N. (1977) Reference to kinds in English.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Amherst.
- Chen, Jidong & Yasuhiro Shirai (2010) The development of aspectual marking in Chinese Mandarin Chinese. *Applied Psycholinguistics* 31: 1–28.
- Comrie, Bernard (1976) *Aspec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Dahl, Östen (1985) *Tense and aspect systems*. Oxford: Basil Blackwell.
- Depraetere, Ilse (1995) On the necessity of distinguishing between (un)boundedness and (a)telicity. *Linguistics and Philosophy* 18: 1–19.
- Depraetere, Ilse & Susan Reed (2000) The present perfect progressive: Constraints on its use with numerical object NPs. *English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4: 97–114.
- Fan, Hongli (2005) Acquisition of tense-aspect morphology by English learners of French and Chinese. Ph. 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Florida.
- Flashner, Vanessa E. (1989) Transfer of aspect in the English oral narratives of native Russian speakers. In Hans W. Dechert and Manfred Raupach (eds.), *Transfer in language production*, 71–97. Norwood, NJ: Ablex.
- Giacalone Ramat, A. & Emanuele Banfi (1990) The acquisition of temporality: A second language perspective. *Folia Linguistica* 24: 405–428.
- Hickmann, Maya, Henriette Hendriks & J. Liang (1998) The uses of temporal aspectual devices by Chinese children: Semantic and discourse determinants. In Benjamin K. T'sou (ed.), *Studia Linguistica Serica*, 225–242. Hong Kong: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 Jackendoff, Ray (1991) Parts and boundaries. In B. Levin and S. Pinker (eds.), *Lexical and conceptual semantics*, 9–45. Cambridge, MA.: Blackwell.
- Kim, Hyun-Jin (2012) A case study of tense-aspect marking by L2 learners of Korean. *Cahiers Chronos* 24: 153–177.
- Kumpf, Loraine (1984) Temporal systems and universality in interlanguage: A case study. In Fred R. Eckman, Lawrence H. Bell and Diane Nelson (eds.), *Universals of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132–143. Rowley, MA.: Newbury House.
- Li, Charles N. & Sandra A. Thompson (1981) *Mandarin Chinese: A functional reference grammar*.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Li, Ping (1989) *Aspect and aktionsart in child Mandarin*. Leiden, Netherlands: University of Leiden dissertation.



- Li, Ping & Mellissa Bowerman (1998) The acquisition of grammatical and lexical aspect in Chinese. *First Language* 18: 311–350.
- Robison, Recharad E. (1990) The primacy of aspect: Aspectual marking in English interlanguage. *Studi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12: 315–330.
- Robison, Recharad E. (1995) The aspect hypothesis revisited: A cross-sectional study of tense and aspect marking in interlanguage. *Applied Linguistics* 16: 344–370.
- Shirai, Yasuhiro (1995) Tense-aspect marking by L2 learners of Japanese. In Dawn MacLaughlin and Susan McEwen (eds.), *Proceedings of the 19th Annual Boston University Conference on Language Development*, 575–586. Somerville, MA: Cascadilla Press.
- Shirai, Yasuhiro (2014) The current state of the aspect hypothesis in L1 and L2 acquisition. Plenary speech, 11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ctionality, Tense, Aspect Modality/Evidentiality.
- Shirai, Yasuhiro & Atsuko Kurono (1998) The acquisition of tense-aspect marking in Japa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Language Learning* 48: 245–279.
- Shirai, Yasuhiro & Roger W. Andersen (1995) The acquisition of tense-aspect morphology: A prototype account. *Language* 71: 743–762.
- Slobin, Dan. I. (1985) Crosslinguistic evidence for the language-making capacity. In Dan I. Slobin (ed.), *The cross-linguistic study of language acquisition 2, Theoretical issues*, 1157–1256. Hillsdale,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 Smith, Carlota S. (1994) Aspectual viewpoint and situation type in Mandarin Chinese. *Journal of East Asian Linguistics* 3: 107–146.
- Smith, Carlota S. (1997) *The parameter of aspect*. 2nd edn. Dordrecht: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 Sugaya, N. & Yasuhiro Shirai (2007) The acquisition of progressive and resultative meanings of the imperfective aspect marker by L2 learners of Japanese. *Studi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29: 1–38.
- Teng, Shou-hsin (1999) The acquisition of ‘le’ in L2 Chinese. *World Chinese Teaching and Learning* 47: 56–64.
- Tsai, Wei-Tian (2008) Tense anchoring in Chinese. *Lingua* 118: 675–686.
- Van den Berg, M. & Guo Wu (2006) *The Chinese particle le: Discourse construction and pragmatic marking in Chinese*. London: Routledge.
- Vendler, Zeno (1967) Verbs and times. In Zeno Vendler (ed.), *Linguistics in Philosophy*, 97–121.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Weist, Richard. M., Hanna Wysocka, Katarzyna Witkowska-Stadnic et al. (1984) The defective tense hypothesis: On the emergence of tense and aspect in child Polish. *Journal of Child Language* 11: 347–374.
- Wen, Xiaohong (1995)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of the Chinese particle *l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pplied Linguistics* 1: 45–62.
- Wen, Xiaohong (1997) Acquisition of Chinese aspect: An analysis of the interlanguage of learning of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Review of Applied Linguistics* 115–116: 1–26.
- Wu, Jiun-Shiung (2005) The semantics of the perfective *-le* and its context-dependency: An SDRT approach. *Journal of East Asian Linguistics* 14: 299–336.
- Xiao, Zhonghua & Tony McEnery (2004) *Aspect in Mandarin Chinese: A corpus-based study*.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 Yang, Suying (1995) The aspectual system of Chinese.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Victoria.
- Yang, Suying (2011) The parameter of temporal endpoint and the basic function of *-le*. *Journal of the East Asian Linguistics* 20: 383–415.

## “Aspect Hypothesis” and L2 Acquisition of Aspect Markers *-le* and *-zhe*

Yang Suying

**Abstract** The paper reports our investigation into the acquisition of two major Chinese aspect markers, perfective *-le* and imperfective *-zhe*, by native English speakers, focusing on the impact of typological differences on the well-attested general learner tendencies of restricting perfective past marking to Accomplishments and Achievements and imperfective marking to Statives and Activities as described by the Aspect Hypothesis (Andersen & Shirai, 1996). By analyzing corpus data, we have shown that the aforementioned tendencies, although undesirable in the acquisition of various languages, turn out to be desirable in the acquisition of languages such as Chinese, because these tendencies coincide with the natural occurrence patterns of *-le* and *-zhe*. We argue that different languages may observe the same natural language principle (Bybee's (1985) Relevance Principle) in different ways, rendering the learner tendencies desirable or undesirable in the acquisition process. Based on our new observations, we propose some modifications to the Aspect Hypothesis.

**Keywords** aspect marker, Aspect Hypothesis, situation types, Prototype Hypothesis, Relevance Principle

### 作者简介

杨素英, 博士, 香港浸会大学英国语言文学系副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为句法、语义和语言习得。[Email: suyingyang@googlemail.com]

### 《三一语法: 结构·功能·语境——初中级汉语语法点教学指南》出版

冯胜利教授和施春宏教授合著的《三一语法: 结构·功能·语境——初中级汉语语法点教学指南》于2015年9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是第一部“结构—功能—语境”相结合的教学手册和工具书。

“三一语法”是一种新型的二语教学语法体系, 重在说明句子“是什么”“干什么用”“在哪儿用”的问题。其基本框架包括句子的形式结构、结构的功能作用、功能的典型语境这三个维度, 它们彼此独立而又相互联系, 构成一个教学语法的有机整体。这种三维一体的语法系统, 体现了“场景驱动、功能呈现、法则匹配”这一教学法的科学性, 既有很高的实践价值, 同时也有很强的理论意义。

该书广泛参考国际汉语教学/对外汉语教学教材和语法大纲、词汇大纲, 结合教学实践, 选择260余条初中级汉语语法点作为分析对象: “形式结构”以常用格式的归纳为主, 采取“符号格式+标记词”的描写策略; “功能作用”主要是概括条目的语法功能或语法意义; “典型语境”指该条目适应的学习者常规语境, 同时用丰富的用例来说明。该书还包括“注意”“比较”两项内容: “注意”项扼要提示一些需要特别说明的地方; “比较”主要包括相近、相关条目用法的比较。“三一语法”力求做到“形一用一境”相对应, 化一为三, 合三为一, 为汉语教学语法研究和汉语语法教学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新思路。